

禪宗正脉目錄

第九卷

**臨濟宗**

世黃龍南

世晦堂心

**照覺總**

真淨文

雲居祐

黃檗勝

祐聖窟

開元琦

仰山韓

福嚴感

雲蓋智

報本元

隆慶閑

三祖宗

泐潭英

保寧璣

雪峰圓

四祖演

清隱源

廉泉秀

靈鷲覺

積翠永

歸宗芝

世死心新

靈源清

草堂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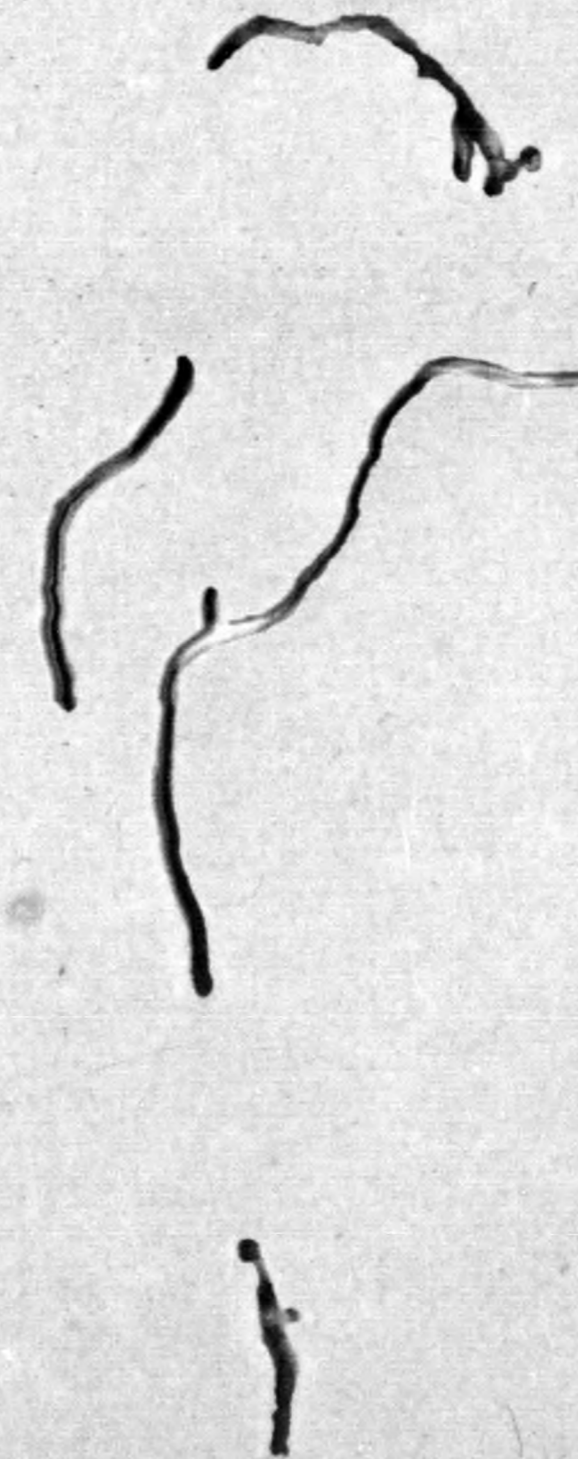
青原信

夾山純

雙嶺化

龜山津

保福權



護國新 黃龍明 道吾圓 黃太史

王觀文 吳秘書 泐潭乾 開先瑛

象田卿 褒親瑞 慧力昌 圓上座

蘇內翰 堯率悅 法雲杲 湛堂準

淨覺本 報慈英 寶華鑑 九峯廣

黃檗全 覺範洪 超化靜 石頭志

雙谿印

會元十七卷終

羅漢南 慈雲隆 大瀉瑤 福嚴演

昭覺白 薦福英 尊勝明 慧日明

道場如 寶壽樂 廣慧杲 永安正

光孝爽 法輪添 育王曇 真如香

月珠鑑 萬壽念 蘇叅政 叶禾山方

崇覺空 九頂泉 性空普 空空通

佛心才 法輪端 長靈卓 黃龍霞

雪巢一 雪峰空 正法明 祖庵主

戲魚靜 龍牙密 東禪密 天童交

圓通旻 和庵主 慈氏仙 雪竇持

石佛益 踈山常 堯率照 張無盡

西蜀鑾 典牛游 九仙清 覺海因

德山瓊 中巖能 雲頂印 信相顯

大為智 世五十胡安國 普賢素 鼓山洵

鼓山珍 育王諶 道場慧 顯寧智

烏田範 德山初 報恩常 夢菴信

默庵道 光孝愍 雪峰忠 蓬萊圓

范左丞 吳樞密 鼓諫議 盧中丞

都左司 宣秘禮 塗毒策 世六十心聞賁

天童扑 高麗坦然 龍華本 東山言

懶庵樞 世六十在庵賢 喚庵鑑

卷元十八卷終

嶽南

第十卷

臨濟宗

世士楊岐會 世士白雲端 保寧勇

孫比部 世士五祖演 雲盖本 保福殊

郭功甫 壽聖淵 上方益 世四十圓悟勤

佛鑑懃 龍門遠 開福寧 大随靜

無為泰 五福自 九頂素 禮首座

融藏主 承天賢 俞道婆 世五十徑山杲

虎丘隆 佛智裕 佛性泰 此庵元

南峰辯 靈隱遠 鴻福文 華藏民

昭覺元 中竺仁 象耳覺 華嚴覺

明因玩 帛丘淨 天寧思 君山覺

寶華顯 東山覺 徐樞密 趙令矜

李弥遜 范縣君 文殊道 南華曷

龍牙才 蓬萊卿 佛珣燈 泐潭明

寶藏本 祥符海 淨衆聚

卷之九卷終

龍翔珪 高庵悟 牧庵忠 烏巨行

白楊順 雲居如 歸宗賢 道場辯

竒首座 尼慧温 馮給事 月庵果

石頭回 護聖靜 南巖勝 梁山遠

能仁悟 莫尚書 王龍圖 教忠光

已庵顏 懶庵需 蒙庵岳 此庵淨

開善謙 佛照光 遜庵演 無用全

王泉懿 薦福本 靈巖性 蔣山直

誰庵演 光孝遠 景庵印 竹原元

尼妙道 尼妙總 張無垢 李漢老

劉彥脩 吳偉明 黃彥節 計妙真

應庵華 清涼旦 水庵一 無庵全

慧通旦 靈巖安 簡堂機 或庵體

湛堂深 錢端禮 全庵已 疎山本

曾內翰 葛知府 徑山印 楚安方

文殊業 稠庵贊 潘待制 隨庵緣

且庵仁 萬年閑 中際能 普雲圓

退庵休 圓極岑 覺報清 何山然

信相備 窮谷連 大瀉行 老衲證

山堂淳 復庵封 野庵璿 蓬庵會

中庵空 遯庵珠 肯堂克 智者慈

木庵永 龍翔雅 劍門分 密庵傑

南書記 李侍郎 伊庵權 三峰印

德山涓

會元三十卷終

禪宗正脉卷第九

南嶽 臨濟宗

嗣石 霜圓

同雲 峰悅 夜話

黃龍慧南禪師 頌 依泐潭澄禪師分座接物名

振諸方。偶同雲峰悅禪師游西山。夜話雲門法

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

所以異。峰曰。雲門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

汞銀。徒可翫。入煨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

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

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

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

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記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途聞石霜不事事。忽叢林。遂登衡嶽。乃謁福嚴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既至。目其貶剥諸方。件件數為邪解。師為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領徒游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趙州道

造慈明室商畧

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它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明。詎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呈慈明。明頷之。○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師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而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析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歸。舉似澄澄。澄不懌。自是泐潭舊好絕矣。○僧

開法同安泐潭不懌

說妙  
談玄

問儂家自有同風事。如何是同風事。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起動和尚去也。師曰。靈利人難得。僧禮拜。○示衆曰。江南之地。春寒秋熱。近日已來。滴水滴凍。僧問。滴水滴凍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滴水滴凍。○上堂。說妙談玄。乃太平之姦賊。行棒行喝。為亂世之英雄。英雄姦賊。棒喝玄妙。皆為長物。黃檗門下。總用不著。且道黃檗門下。尋常用個什麼。喝一喝。○上堂。撞鐘鐘鳴。擊鼓鼓響。大眾殷勤問訊。同安端然合掌。這個是世法。那個是

二人  
同到  
黃龍

佛法。咄。○上堂。有一人朝看華嚴。暮觀般若。晝夜精勤。無有暫暇。有一人不參禪。不論義。把個破席日裏睡。於是二人同到黃龍。一人有為。一人無為。安下那一個。即是良父。曰。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乃拈拄杖曰。道之與聖。總在歸宗。拄杖頭上。汝等諸人。何不識取。若也識得。十方刹土。不行而至。百千三昧。無作而成。若也未識。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上堂。舉大珠和尚道。身口意清淨。是名佛。

出世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也好個消息。古人一期方便。與你諸人討個入路。既得個入路。又須得個出路。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登山不到頂。不知宇宙之寬廣。入海不到底。不知滄溟之淺深。既知寬廣。又知淺深。一踏踏翻四大海。一擗擗倒須弥山。撒手到家人不識。鵲噪鴉鳴柏樹間。○上堂。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頌**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

黃龍  
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叅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有契其旨。脫有酬者。師未嘗可否。叢林目之為黃龍三關。

嗣黃  
龍南

黃龍晦堂心禪師。叅雲峰悅禪師。三年無所得。辭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禪師。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檗

閱傳  
燈開  
悟



愚人除境

窮生死根源

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禪曰。若不教你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上堂。愚人除境。不忘心。智者忘心。不除境。不知心境。本如如。觸目遇緣。無障礙。遂舉拂子曰。看。拂子走過西天。却來新羅國裏。知我者。謂我拖泥帶水。不知我者。贏得一場怪誕。○上堂。大凡窮生死根源。直須明取自家一片田地。教伊去處分明。然後臨機應用。不失其宜。祇如鋒鋸未兆已前。都無是個。非個。瞥尔爆動。便有五行金

單明自己

土。相生相尅。胡來漢現。四姓雜居。各任方隅。是非鋒起。致使玄黃不辨。水乳不分。疾在膏肓。難為救療。若不當陽曉示。窮子無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便乃頓忘諸見。諸見既盡。昏霧不生。大智洞然。更非它物。珍重。○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胃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頌。師室

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上堂。夫玄道者。不可以設功。得聖智者。不可以有心知。真諦者。不可以存我。會。至功者。不可以營事為。古人一期應病與藥。則不可。若是丈夫漢。出則經濟天下。不出則卷而懷之。爾若一向聲和響順。我則排斥諸方。爾若示現酒肆娼坊。我則孤峰獨宿。且道甚麼是黃龍為人眼。

嗣黃龍南

東林常總照覺禪師。久依黃龍。密授大法決旨。出住泐潭。次遷東林。皆符識記。上堂。乾坤大地。常演圓音。日月星辰。每談實相。翻憶先黃龍道。秋雨淋漓。連宵徹曙。點點無私。不落別處。復云。滴穿汝眼睛。浸爛汝鼻孔。東林則不然。終歸大海。作波濤。擊禪牀下座。

嗣黃龍南

寶峰克文真淨禪師。坐夏大瀉。聞僧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透路。師乃領解。往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往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

黃龍垂語

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往往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首座。祇下得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遂回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來。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駭之。○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僧曰。何哂之有。師曰。笑

隨語  
生解

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問。江西佛手。驢脚接人。和尚如何接人。師曰。鮎魚上竹竿。曰。全因今日。師曰。烏龜入水。○上堂。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己佛事。唯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則背覺合塵。黏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印印泥。遞相印授。不唯自誤。亦乃誤它。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祇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

古人  
影響

纔向前。便為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  
人。莫有無罪底麼。也好與三十拄杖。

嗣黃  
龍南

雲居元祐禪師。上堂。月色和雲白。松聲帶露寒。  
好個真消息。憑君子細看。黃龍先師。和身放倒。  
還有人扶得起麼。祖禰不了。殃及子孫。擊禪牀。  
下座。○上堂。一切聲是佛聲。以拂子擊禪牀曰。  
梵音深遠。令人樂聞。又曰。一切色是佛色。乃拈  
起拂子曰。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已到之者。  
頂戴奉行。未到之者。應如是知。應如是信。擊禪  
牀下座。今諸方三塔。師始創也。

黃  
龍南

黃檗惟勝禪師。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窓。槌有聲。  
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  
白本講。講令參問。師徃往黃龍。後因瑞州太守  
委龍遊。選黃檗主人。龍集眾垂語曰。鐘樓上念  
讚。牀脚下種菜。若人道得。乃徃住持。師出荅曰。  
猛虎當路坐。龍大悅。遂令師徃。由是諸方宗仰  
之。○上堂。臨濟喝。德山棒。留與禪人作模範。歸  
宗磨。雪峰毬。此個門庭。接上流。若是黃檗。即不  
然也。無喝也。無棒也。亦不推磨。亦不輓毬。前面是  
案山。背後是主山。塞却你眼睛。拶破你面門。於

此見得。得不退轉地。盡未來際。不向他求。若見  
不得。醍醐上味。翻成毒藥。

祐聖窟禪師。上堂。此事如醫家驗病方。且雜毒  
滿腹。未易攻治。必瞑眩之藥。而後可瘳。就令徇  
意投之。適足狂惑。增其沉痼。求其已病。不亦左  
乎。法堂前草深。於心無愧。

開元琦禪師。謁翠巖真禪師。問佛法大意。真唾  
地曰。這一滴落在什麼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  
脾疼。巖解顏。辭叅積翠。歲餘。盡得其道。乘間侍  
翠。商榷古今。適大雲。翠指曰。斯可以一致。茗帚

嗣黃  
龍南

嗣黃  
龍南

知有  
底人

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駁。豈復有  
哉。知有底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  
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翠遣僧逆問老  
和尚三關語如何。師厲聲曰。你理會。又遠時事  
作麼。翠聞益竒之。於是名著叢席。翠歿。四祖演  
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  
字為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鐵  
山萬仞。非難逗它語脉。

仰山偉禪師。挈囊遊方。至南禪師法席。六遷星  
序。一日扣請。尋被喝出。足擬跨門。頓省玄旨。出

嗣黃  
龍南

世仰山道風大著。○上堂。大眾會麼。古今事掩

不得。日用事藏不得。既藏掩不得。則日用現前。

且問諸人。現前事作麼生。○上堂。道不在聲

色。而不離聲色。凡一語一默。一動一靜。隱顯縱

橫。無非佛事。日用現前。古今凝然。理何差互。

福嚴慈感禪師。上堂。古佛心。祇如今。若不會。苦

沉吟。秋雨微微。秋風颯颯。乍此乍彼。若為酬答。

沙岸蘆花。青黃交雜。禪者何依。良久曰。劄

雲蓋智禪師。聞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即之。昌

問曰。汝何所來。師曰。大寧。又問。三門夜來倒汝

知麼。師愕然曰。不知。昌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

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昌使謁翠巖真禪師。雖

久之無省。且不捨寸陰。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

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上堂。

昨日高山看釣魚。步行騎馬失却驢。有人拾得

駱駝去。重賞千金一也無。若向這裏薦得。不著

還草鞋錢。○示衆。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

不可見。雖然先聖恁麼道。且作個模子搭却。若

也出不得。祇抱得古人底。若也出得。方有少分

相應。雲蓋則不然。騎駿馬。繞須弥。過山尋蟻跡。

嗣黃  
龍南

嗣黃  
龍南

能有幾人知

嗣黃龍南

報本元禪師上堂。僧問諸佛所說法種種皆方便。是否。師曰是。曰為甚麼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師曰且莫錯會。僧以坐具一畫。師喝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今之學者。方見道。不可以言宣。便擬絕慮忘緣。杜塞視聽。如斯見解。未有自在分。諸人還會寂滅相麼。出門不見一纖毫。滿目白雲與青嶂。

嗣黃龍南

隆慶慶間禪師。謁黃龍於黃檗。龍問甚麼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蹤

黃龍三關

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間境界。龍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飢。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嗟咨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為何事。師曰。祇要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閒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曰。此間有辯上座者。汝著

精彩師曰。它有甚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

何。師曰。作甚麼。曰。它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

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之。

嗣黃  
龍南

三祖宗禪師上堂。明晃晃。活鱗鱗。十方世界一

拍

嗣黃  
龍南

泐潭英禪師。因閱華嚴十明論。乃證宗要。即詣

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

閣十  
明論  
乃證

爾躬。厚自愛。所至議論奪席。晚遊西山。與勝首

宗要

視大眾曰。石門巖嶮鐵關牢。舉日重重萬仞高。

無角鐵牛衝得破。毘盧海內作波濤。且道不涉

波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一句不遑無著問。

迄今猶作野盤僧。師因知事紛爭。止之不可。乃

謂眾曰。領眾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叙行

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巖普同塔。明生

嗣黃  
龍南

死不離清眾也。言卒而逝。

保寧圓機禪師上堂。廣尋文義。鏡裡求形。息念

觀空。水中捉月。單傳心印。特地多端。德山臨濟。

枉用工夫。石鞏子湖。翻成特地。若是保寧。總不



恁麼。但自隨緣飲啄。一切尋常。深遁白雲。甘為無學之者。敢問諸人。保寧畢竟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良矣。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與愁人愁。殺人

嗣黃龍南

論野狐話

雪峰道圓禪師。依積翠日。宴坐下板。時二僧論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悚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述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箴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猫隊。翠見為助喜。

嗣黃龍南

嗣黃龍南

嗣黃龍南

四祖洪演禪師。僧問如何是心相。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心體。師曰。汝喚甚麼作山河大地。清隱潛庵源禪師。上堂。先師初事棲賢湜。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竒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廉泉曇秀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掃地澆花。曰。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高枕枕頭。曰。總不恁麼時如何。師曰。鶯啼嶺上。花發巖前。

嗣黃  
龍南

靈鷲慧覺禪師上堂。夫衆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盡在諸人脚跟下。各請自家回互取。會麼。回互不回互。認取歸家路。智慧為橋梁。柔和作依怙。居安則慮危。在樂須知苦。君不見龐居士。黃金拋却如糞土。父子團圓頭。共說無生語。無生語。仍記取。九夏雪花飛。三冬汗如雨。

嗣黃  
龍南

積翠永庵主。示衆。山僧住菴來。無禪可說。無法可傳。亦無差。玆異寶。祇收得續火柴頭一個。留與後人。令它烟燄不絕。火光長明。遂擲下拂子。時有僧就地拈起。吹一吹。師便喝曰。誰知續火柴頭。從這漢邊烟消火滅去。乃拂袖歸庵。僧吐舌而去。

嗣黃  
龍南

歸宗芝庵主。依黃龍。遂領深旨。有偈曰。未到應須到。到了令人笑。眉毛本無用。無渠底波。俏未幾。龍引退。芝陸沉于衆。一日普請罷。書偈曰。茶芽鹿藿初離焙。筍角狼忙又吐泥。山舍一年春事辦。得閑誰管板頭低。由是衲子親之。師不憚。結庵絕頂。作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黃龍死心悟新禪師。謁晦堂。堂豎拳問曰。喚作

嗣黃  
龍志

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抵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個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自舉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僧問如何是

死却  
全心

自譽

清珠  
喻

黃龍接人句師曰開口要罵人曰罵底是接人句驗人一句又作麼生師曰但識取罵人○上堂清珠下於濁水濁水不得不清念佛投於亂心亂心不得不佛佛既不亂濁水自清濁水既清功歸何所良久曰幾度黑風翻大海未曾聞著釣舟傾○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於暝中令百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辯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個個是盲人○師因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甚疑之師曰如正言作

王正  
言問  
胎生

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嗣黃龍心。

黃龍靈源清禪師。印心於晦堂。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花雖逼真。而非

偷心未死。

非識是。

真花也。○上堂。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更是誰。霧露雲霞。遮不得。個中猶道不如歸。復何歸。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祖師恁麼說話。瞎却天下人眼。識是非。別緇素。底衲僧。到這裏。如何辯明。未能行到水窮處。難解坐看雲起時。

嗣黃龍心。

泐潭草堂清禪師。初謁大瀉喆禪師。無所得。後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麼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

屏去  
閑緣

明後  
力行

曰。子見猶兒捕鼠乎。自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  
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  
緣。六根自靜。默然而寤。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屏  
去閑緣。歲餘。豁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隨。昔  
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孤峰。元來  
祇是這個賊。龍領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  
為難。弘道猶在已。說法為人難。既明之後。在力  
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  
三要。子入處真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  
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徧訪叢林。○僧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十四。曰。見  
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  
懺懺。○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  
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  
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嗣黃  
龍心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  
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  
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  
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眾。這三般見  
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嗣黃  
龍心

夾山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衆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關疊疊開。

嗣黃  
龍心

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龜山曉津禪師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弥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

嗣黃  
龍心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京三卞四。曰。見後如何。師曰。灰頭土面。曰。畢竟如何。師曰。一場懨懨。○上堂。色心不異。彼我無差。豎起拂子曰。若喚作拂子。入地獄如箭。不喚作拂子。有眼如盲。直饒透脫兩頭。也是黑牛卧死水。

嗣黃  
龍心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祇是山。見水。祇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嗣黃  
龍心

夾山純禪師嘗以木刻作一獸。師子頭。牛足。馬身。每陞堂時。持出示眾曰。喚作師子。又是馬身。喚作馬身。又是牛足。且道畢竟喚作甚麼。令僧下語。莫有契者。師示頌曰。軒昂師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關疊疊開。

嗣黃  
龍心

雙嶺化禪師上堂。翠竹黃花非外境。白雲明月露全真。頭頭盡是吾家物。信手拈來不是塵。遂舉拂子曰。會麼。認著依前還不是。擊禪牀下座。龜山曉津禪師上堂。田地穩密。過犯弥天。灼然擡脚不起。神通遊戲。無瘡自傷。特地下脚不得。

嗣黃  
龍心

動草。八水不動波。亦如騎馬向水凌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上措痒。具正眼者。試辨看。良父曰。鴛鴦繡出自金針。

嗣黃  
龍心

太史黃庭堅居士。以般若風習。雖撫仕。澹如也。出入宗門。未有所向。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禪師。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秀方戒李伯時畫馬事。公謂之曰。無乃復置我於馬

謁圓  
通秀

腹中耶。秀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不止。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謝。由是絕筆。惟孳孳於道。著發願文。痛戒酒色。但朝粥午飯而

侍晦  
堂行  
時巖  
桂放

已。頓往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祇如仲尼道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  
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  
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堂曰。聞木犀華  
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  
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祇要公到家  
耳。○謁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  
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  
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叅得底。使未著在後。  
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

左官  
黔南

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  
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  
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卧覺來。忽爾尋思。被  
天下老和尚謾了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乃  
是第一相為也。不勝萬幸。

嗣黃  
龍心

觀文王韶居士。出刺洪州。乃延晦堂問道。默有  
所契。因述投機頌曰。晝曾忘食。夜忘眠。捧得驪  
珠欲上天。却向自身都放下。四稜塌地恰團圓。  
呈堂。堂深宵之。

嗣黃  
龍心

秘書吳恂居士。居晦堂。入室次。堂謂曰。平生學



嗣東  
林總

解記憶多聞。即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  
句來。公疑議堂。以拂子擊之。即領深旨。

泐潭乾禪師。上堂。靈光洞耀。迥脫根塵。體露真  
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  
如如佛。古人恁麼道。殊不知是個坑窞。貼肉汗  
衫。脫不去。過不得。直須是師子兒。壁立千仞。方  
能剿絕去。然雖如是。也是布袋裏老鴉。拍禪牀  
下座。

嗣東  
林總

開先瑛禪師。上堂。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  
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

嗣東  
林總

木底精靈。喫野狐涕唾底鬼子。華嚴恁麼道。譬  
如良藥。然則苦口。且要治疾。阿唧唧。

象田梵卿禪師。嘉興人。僧問。大悲菩薩。用許多  
手眼作甚麼。師曰。富嫌千口少。曰。畢竟如何。是  
正眼。師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上堂。春已暮。落  
花紛紛下紅雨。南北行人歸不歸。千林萬林鳴  
杜宇。我無家。兮何處歸。十方刹土。奚相依。老夫  
有個真消息。昨夜三更月在池。

嗣東  
林總

襄親瑞禪師。初參黃龍南禪師。龍問汝為人事  
來。為佛法來。師曰。為佛法來。龍曰。若為佛法來。

學者  
優劣

即今便分付。遂打一拂子。師曰。和尚也不得惱亂人。龍即器之後。依照覺深悟玄奧。○上堂。有佛世界。以一塵一毛而作佛事。令見一法者。而具足一切法。故權為架閣。有佛化內。以忘言寂默為大佛事。使其學者。離一切相。即名諸佛。故好與三下火抄。有佛土中。以黃花翠竹而為佛事。令觀相者。見色即空。故且付與彌勒。有佛寶刹。以法空為座。而示佛事。俾其行人。不著佛求。故勘破了勾下。有佛道場。以四事供養而成佛事。使知足者。斷異念。故可與下。載有佛妙域。以

嗣東  
林總

一切語言。三昧作其佛事。令隨機入者。不捨動靜。故為渠裝載大衆。且道於中。還有優劣也無。良父曰。到者須知是作家。叅

慧力昌禪師。上堂。佛法根源。非正信妙智。不能悟入。祖師關鍵。非大悲重願。何以開通。具信智。則權實雙行。如金在鑛。全悲願。則善惡可辨。似月離雲。大衆。祇如父母未生時。許多譬喻。向甚麼處吐露。良父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嗣東  
林總

慧圓上座。游廬山。至東林。每以已事請問。朋輩見其貌陋。舉止乖疎。皆戲侮之。一日行殿庭中。

忽足顛而仆。了然開悟。作偈俾行者書于壁曰。

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

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自離東林。眾傳至照覺

覺大喜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迹其

所往。竟無知者。大慧武庫謂證悟顯語非也

東林總

內翰蘇軾居士。因宿東林。與照覺論無情話有

省。黎明獻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

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

嗣寶峯文

堯率從悅禪師。初首眾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

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

出言。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

如醉。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雖劄之。師

茫然。遂求入室。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

曾看它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

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

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

取。師依教。即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

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

乎蹉却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真淨。後出世鹿苑。

有清素者。久叅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

見關西子

清素過門

果饋餘

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為誰。素曰。慈明也。某忝侍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任執侍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洞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授記。不許為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

離文  
太早

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月。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文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為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它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真淨。○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主虎符。領眾匡徒。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得。曰。祇這個。別更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鵝。○問。如何是兜率境。師曰。一水接藍色。千峰削玉青。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七凹八凸無人見。

啞啞

室中  
三語

嗣寶  
峰文

百首千頭。祇自知。○上堂。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祇這語聲是。諸禪德。大小傳大士。祇會抱橋柱。澡洗把纜放船。印板打將來。模子裏脫將去。豈知道。本色衲僧。塞除佛祖窟。打破玄妙關。跳出斷常坑。不依清淨界。都無一物。獨奮雙拳。海上橫行。建家立國。有一般漢。也要向百尺竿頭。疑然獨坐。洎乎翻身之際。捨命不得。豈不見雲門大師道。知是般事。拈向一邊。直得擺動精神。著些筋骨。向混沌未判已前。薦得。猶是鈍漢。那堪更於它人舌頭上。啞啞滋味。終無了日。諸禪客。要會麼。剔起眉毛。有甚難。分明不見一毫端。風吹碧落浮雲盡。月上青山玉一團。喝一喝。下座。

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

洞山文郎  
寶峯真淨

法雲佛照。呆禪師。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麼生。師曰。恩大難酬。璣大喜。

茶瓢墜地

遂命首衆至。晚為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師有被色。次日於僧堂點茶。因觸茶瓢墜地。見瓢跳。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真淨。因讀祖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每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上堂。西來祖意。教外別傳。非大根器。不能證入。其證入者。不被文字語言所轉。聲色是非所迷。亦無雲門臨濟之殊。趙州德山之異。所以唱道。須明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若向這裏薦得。可謂終日著衣。未嘗挂

證入

一縷絲。終日喫飯。未嘗噉一粒米。直是訶佛罵祖。有甚麼過。雖然如是。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喝一喝下座。○上堂。拈拄杖曰。歸宗會斬蛇。禾山解打鼓。萬象與森羅。皆從這裏去。擲下拄杖曰。歸堂喫茶。○頌。師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每示衆。常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示衆語不入時

嗣寶  
峯文

渠水  
淺衣

悟侍  
者被  
唱喪  
志

泐潭湛堂準禪師。初謁真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淨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滄。淨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天真。及乎道個我手何似佛手。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淨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當下釋然。服勤十載。所往必隨。紹聖三年。真淨移石門。衆益盛。凡衲僧扣問。但瞑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為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淨詬曰此乃敢爾。蕞苴耶。自此迹愈晦而名益著。○師自浙回泐潭。謁深禪師。尋命分座。聞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縊於延壽堂。厠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聞。半夜特往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容寮。見掉火柴頭。有個悟處底麼。叅禪學道。祇要知個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

歲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  
客寮移它枕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  
在此提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  
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眾。師猛推之。索然  
如倒壘甃。由是無復見者。

嗣寶  
峯文

淨覺本禪師。僧問。同聲相應時如何。師曰。鷓鴣  
樹上啼。曰。同氣相求時如何。師曰。猛虎巖前嘯。  
報慈英禪師。上堂。與麼上來。猛虎出林。與麼下  
來。驚蛇入草。不上不下。日輪杲杲。喝一喝曰。瀟  
湘江水碧溶溶。出門便是長安道。

嗣寶  
峯文

嗣寶  
峯文

寶華鑒禪師。上堂。參禪別無奇特。祇要當人命  
根斷。疑情脫。千眼頓開。如大洋海底。覩一輪赫  
日。上昇天門。照破四天之下。萬別千差。一時明  
了。便能握金剛王寶劍。七縱八橫。受用自在。豈  
不快哉。其或見諦不真。影像彷彿。尋言逐句。受  
人指呼。驢年得快活去。不如屏息塵緣。豎起脊  
梁骨。著些精彩。究教七穿八穴。百了千當。向水  
邊林下。長養聖胎。亦不枉受人天供養。然雖如  
是。卧雲門下。有個鐵門限。更須猛著氣力。跳過  
始得。擬議之間。墮坑落壑。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嗣寶  
峯文

九峰廣禪師。謁雲蓋智和尚。乃問與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禪師。琳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打一坐具。淨曰。它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後住九峰。衲子宗仰。

嗣寶  
峯文

黃檗全禪師。上堂。以拂子擊禪牀曰。一槌打透。無盡藏。一切珍寶。吾家有。拈來普濟貧乏人。免使波吒路邊走。遂唱曰。誰是貧乏者。

嗣寶  
峯文

住清  
涼示  
衆

清涼慧洪覺範禪師。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於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耐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撻魚鰕。淨見為助喜。○後住清涼。示衆。舉首楞嚴。如來語阿難曰。汝應嗅此爐中旃檀。此香若復然於一鉢。室羅筏城。四十里內。同時聞氣。於意云何。此香為復生旃檀木。生於汝鼻。為生於空。阿難若復此香。生於汝

鼻。稱鼻所生。當從鼻出。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氣。稱汝聞香。當於鼻入。鼻中出香。說聞非義。若生於空。空性常恒。香應常在。何藉鑪中焚此枯木。若生於木。則此香質。因熟成烟。若鼻得聞。合蒙烟氣。其烟騰空。未及遙遠。四十里內。云何已聞。是故當知。香鼻與聞。俱無處所。即嗅與香。二處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師曰。入此鼻觀。親證無生。又大智度論問曰。聞者云何聞。用耳根聞耶。用耳識聞耶。用意識聞耶。若耳根聞。耳根無覺識知。故不能聞。若耳識聞。耳識一念

故不能分別。不應聞。若意識聞。意識亦不能聞。何以故。先五識識五塵。然後意識識。意識不能識。現在五塵。唯識過去未來五塵。若意識能識。現在五塵者。盲聾人亦應識聲也。何以故。意識不破故。師曰。究此聞塵。則合本妙。既證無生。又合本妙。畢竟是何境界。良久曰。白猿已叫千巖晚。碧縷初橫萬字鑪。○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於峽之善谿。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庵不知此事。師問僧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

會無盡於善谿之善谿

商英  
贊雲  
庵頂  
相

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為點破。方叙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辯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曰。疑則別。叅乃取家藏雲庵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庵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覲面為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大慧處眾日。嘗親依之。每歎其妙悟辯慧。

品  
峯文

超化靜禪師上堂。聲前認得。已涉廉纖。句下承當。猶為鈍漢。電光石火。尚在遲疑。點著不來。橫屍萬里。良久云。有甚用處。咄。

嗣寶  
峯文

石頭懷志庵主。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無對。即出遊方。晚至洞山。謁真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

嗣寶  
峯文

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是諸方力命出世。師卻之。庵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個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雙谿印首座。一日偶書曰。折脚鐺兒謾自煨。飯餘長是坐堆堆。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又以觸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裊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

甚處安

會元十七卷終

嗣雲  
居祐

嗣雲  
居祐

羅漢南禪師。上堂。禪不禪。道不道。三寸舌頭。胡亂掃。昨夜日輪飄桂花。今朝月窟生芝草。阿呵。呵。萬兩黃金無處討。一句絕思量。諸法不相到。慈雲彥隆禪師。上堂。舉玄沙示衆曰。盡大地都來。是一顆明珠。時有僧問。既是一顆明珠。學人為甚不識。沙曰。全體是珠。更教誰識。曰。雖然全體是。爭奈學人不識。沙曰。問取你眼。師曰。諸禪德。這個公案。喚作嚼飯餒小兒。把手更與杖。還會麼。若未會。須是扣已而參。直要真實。不得信。

口掠虛。徒是虛生浪死。

嗣大  
為秀

大為祖。春禪師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

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行蹤欲會個中端的意。火裏唧螻吞大蟲。吐。○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嗣大  
為秀  
嗣黃  
藥勝

福嚴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昭覺白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飢時喫

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栽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嗣開  
元琦

據道  
而論

薦福道英禪師。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

無欲  
無依

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它古佛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

口掠虛。徒是虛生浪死。

嗣大  
為秀

大為祖。春禪師。上堂。道無定亂。法離見知。言句

相投。都無定義。自古龍門無宿客。至今鳥道絕

行蹤。欲會個中端的意。火裏蠅螬吞大蟲。吐○

上堂。雨下堦頭濕。晴乾水不流。鳥巢滄海底。魚

躍石山頭。衆中大有商量。前頭兩句是平實語。

後頭兩句是格外談。若如是會。祇見石磊磊。不

見玉落落。若見玉落落。方知道寬廓。咦。

福嚴演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當面便唾。

昭覺白禪師。上堂。寒便向火熱。即搖扇。飢時喫

飯困來打眠。所以趙州庭前柏。香嚴嶺後松。我

來無別用。祇要引清風。且道畢竟事作麼生。甲

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鑪中火。

薦福道英禪師。上堂。據道而論語也。不得默也。

不得直饒語默兩忘。亦沒交涉。何故。句中無路。

意在句中。無意無不意。非計較之所及。若是劈

頭點一點。頂門豁然眼開者。於此却有疾速分。

若低頭向意根下尋思。卒摸索不著。是知萬法

無根。欲窮者錯。一源絕迹。欲返者迷。看它古佛

光明先德風彩。一一從無欲無依中發現。或時

據道  
而論

嗣開  
元琦

嗣大  
為秀  
嗣黃  
藥勝

無欲  
無依

含融  
混會

孤峻峭拔。竟不可構。或時含融混會。了無所睹。終不椿定一處。亦不繫係兩頭。無是無不是。無非無不非。得亦無所得。失亦無所失。不曾隔越。纖毫。不曾移易。絲髮。明明古路。不屬玄微。覲面。擎來。瞥然便過。不居正位。豈落邪途。不蹈大方。那趨小徑。騰騰兀兀。何住何為。回首不逢。觸目無對。一念普觀。廓然空寂。此之宗要。千聖不傳。直下了知。當處超越。是知赤灑灑處。恁麼即易。明歷歷處。恁麼還難。不用沾黏點染。直須剝脫。屏除。若是本分手脚。放去無收。不來底。一一放

靈通  
奇特

光現瑞。一一削跡。絕蹤。機上了。不停。語中無可露。徹底攪不渾。通身撲不碎。且道畢竟是個甚麼。得恁麼靈通。得恁麼奇特。得恁麼堅確。諸仁者。休要識渠面孔。不用安渠名字。亦莫覓渠所在。何故。渠無所在。渠無名字。渠無面孔。緣起一念。追求如微塵許。便隔十生五生。更擬管帶思惟。益見紛紛。叢雜。不如長時放教自由自在。要發便發。要住便住。即天然非天然。即如如非如如。即湛寂非湛寂。即敗壞非敗壞。無生戀。無死畏。無佛求。無魔怖。不與菩提會。不與煩惱俱。不

遍相  
教習

受一法。不嫌一法。無在無不在。非離非不離。若能如是見得。釋迦自釋迦。達磨自達磨。于我甚麼。恁麼說話。衲僧門下。推勘將來。布裙芒屨。不免捺它些些泥水。豈况汝等諸人。更道這個是平實語句。這個是差別門庭。這個是關捩巴鼻。這個是道眼根塵。遍相教習。如七家村裏。傳口令相似。有甚交涉。無事珍重。

嗣開  
元琦

尊勝朋講師。多歷教肆。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游。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闔。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

氣衝  
牛斗

嗣仰  
山偉

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祇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裡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慧日明禪師上堂。不用求心。唯須息見。三祖大師。雖然回避金鈎。殊不知已吞紅線。慧日又且



嗣雲  
蓋智

不然不用求真并息見。倒騎牛兮入佛殿。牧笛一聲天地寬。稽首瞿曇真個黃面。

道場如禪師。叅雲蓋。悟汾陽十智同真話。尋常多說十智同真。故叢林號為如十同也。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湊泊。等閑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真話。不負黃龍嫡骨孫。

嗣雲  
蓋智

寶壽樂禪師上堂。諸佛不真實。說法度羣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為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若也會得。猶存知

解。若也不會。墮在無記。去此二途。如何即是。海闊難藏月。山深分外寒。

嗣玄  
沙文

廣慧杲禪師上堂。佛為無心悟。心因有佛迷。佛心清淨處。雲外野猿啼。

嗣報  
木元

永安正禪師上堂。天人群生類。皆承此恩力。大眾有一人道。我不承佛恩力。不居三界。不屬五行。祖師不敢定。當先佛不敢安名。你且道是個甚麼人。良久曰。倚石巖前燒鐵鉢。就松枝上挂

銅餅

嗣三  
祖宗

光孝爽禪師上堂。今朝六月旦。一年已過半。奉

報叅玄人。識取孃生面。孃生面。薦不薦。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嗣泐  
潭英

法輪添禪師。上堂。喝一喝。曰。師子哮吼。又喝一喝。曰。象王頻呻。又喝一喝。曰。狂狗趁塊。又喝一喝。曰。鰕跳不出斗。乃曰。此四喝。有一喝堪與祖佛為師。明眼衲僧。試請揀看。若揀不出。大似日中迷路。

嗣保  
寧璣

育王淨曇禪師。嘉禾人也。晚歸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閑身。莫來問我禪無道。我是喫飯屙屎人。

嗣保  
寧璣

真如戒香禪師。上堂。孟冬改旦。曉天寒。葉落歸根。露遠山。不是見聞生滅法。當頭莫作見聞看。月珠祖鑑禪師。僧請筆師語要。師曰。達磨西來。單傳心印。曹谿六祖。不識一字。今日諸方出世。語句如山。重增繩索。乃拍禪牀曰。於斯薦得。猶是鈍根。若也未然。白雲深處。從君卧。切忌寒猿中夜啼。

嗣黃  
龍肅

嗣華  
光恭

萬壽念禪師。僧問。龍華勝會。肇啓茲晨。未審弥勒世尊。見居何處。師曰。猪肉案頭。曰。既是弥勒。世尊為甚麼。却在猪肉案頭。師曰。不是弄潮人。

休入洪波裏。曰。畢竟事又且如何。師曰。番人不繫腰。

嗣上  
藍順

參政蘇轍居士。元豐三年。以睢陽從事左選。瑞州推筦之任。是時洪州上藍順禪師。與其父文安先生有契。因往訪焉。相得歡甚。公咨以心法。順示搐鼻因緣。已而有省。作偈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嗣黃  
龍新

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馮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於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辯得。個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霄壤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父曰。洎合錯下注脚。

嗣黃  
龍新

崇覺空禪師上堂。十方無僻落。四面亦無門。淨躡躡。赤灑灑。沒可把。遂舉拂子曰。灌谿老漢。向十字街頭。逞風流。賣惺惺。道我解穿真珠。解玉板。過亂絲。卷筒綃。媼坊酒肆。瓦合輿。儘虎穴魔。

宮那吒忿怒遇文王。興禮樂。逢桀紂。逞干戈。今日被崇覺。覩見一場慘懼。

嗣黃龍新

九頂惠泉禪師。僧問。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

九頂三句

○上堂。昔日雲門有三句。謂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九頂今日亦有三句。所謂饑來喫飯句。寒即向火句。困來打睡句。若以佛法而論。則九頂望雲門。直立下風。若以世諦而論。則雲門望九頂。直立下風。二語相違。且如何。是九頂為人處。

龍新

性空妙普庵主。嘉興人也。久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

追船子遺風

追船子遺風。結茅青龍之野。吹鐵笛以自娛。多賦詠。得之者必珍藏。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隔

建炎初徐明叛

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亡。師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

伏者。問其來。師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為。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為送終。賊奉肉食。師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為我。艾之以祭。賊笑而不答。

臨難  
祭自  
祭文

師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  
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  
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  
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為隣。  
上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  
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為明。乾  
坤未足以為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  
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  
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  
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享。遂舉

烏鎮  
廬舍  
免焚

筋飯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劫數既遭。離亂我  
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  
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  
之廬舍免焚。實師之惠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  
睹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  
師掌之曰。會麼。云。不會。師又掌曰。家無二主。

嗣黃  
龍新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  
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  
難之。遂清脩。因看法華觀。頓有省。後父母俱亡。  
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往謁之心。

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卻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個甚麼。通曰。一花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於是道聲籍甚。○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于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麼。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祇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

設浴揭榜于門

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為尼。名惟

父。有明心錄行世

嗣黃龍清

上封佛心才禪師。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汛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闔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

叅靈源入

室

觀隣

讀曹

洞廣

錄

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抵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隣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斫勢。師忽忻然。搥隣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

嗣黃  
龍清

法輪端禪師。謁真淨文禪師。機不諧。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眾激昂。師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

嗣黃  
龍清

自負源嘗痛劄之。師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它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長靈卓禪師上堂。譬如眼根。不自見眼。性自平等。無平等者。便恁麼去。無孔鐵鎚。聊且安置。直得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也。是一期方便。若也籬內竹抽籬外筍。澗東花發澗西紅。更待勘過了打。

嗣黃龍清

寺丞戴道純居士。咨~~如~~靈源。一日有省。乃呈偈曰。杳冥源底全機處。一片心花露印紋。如是幾生曾供養。時時微笑動香雲。

嗣泐潭清

黃龍山堂道震禪師。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淳器之。師自以為礙。弃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闌曉。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為印可。

嗣泐潭清

萬年雪巢法一禪師。上堂拈拄杖曰。拄杖子。有時作出水蛟龍。萬里雲烟不斷。有時作踞地師子。百年妖怪潛蹤。有時心法兩忘。照體獨立。有時照用同時。主賓互用。以拄杖畫曰。延福門下。總用不著。且道延福尋常用個甚麼。卓拄杖。喝一喝。下座。○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劍髑髏前。大海波濤沸。

嗣泐潭清

雪峰慧空禪師。上堂。俊快底點著便行。癡鈍底推挽不動。便行則人人歡喜。不動則個個生嫌。山僧而今轉此癡鈍為俊快去也。彈指一下曰。從前推挽不出而今出。從前有院不住而今住。

轉痴鈍為俊快



從前嫌佛不做而今後從前嫌法不說而今說  
出不出住不住即且置敢問諸人做底是甚麼  
佛空王佛耶然燈佛耶釋迦佛耶弥勒佛耶說  
底又是甚麼法根本法耶無生法耶世間法耶  
出世間法耶衆中莫有道得底麼若道得山僧  
出世事畢如或未然逢人不得錯舉喝一喝下  
座

嗣青  
原信

正法希明禪師解制上堂林葉紛紛落乾坤報  
早秋分明西祖意何處更馳求若任麼會得始  
信佛祖之道本自平夷大解脫門元無關鑰弥

熏功  
煉行

綸宇宙偈塞虛空量不可窮智不能測若也未  
明此旨不達其源任是百劫熏功千生煉行徒  
自疲苦了無交涉若深明此旨洞達其源乃知  
動靜施為經行坐卧頭頭合道念念朝宗祖不  
云乎迷生寂亂悟無好惡得失是非一時放却  
如是則誰迷誰悟誰是誰非自是諸人獨生異  
見觀大觀小執有執無已靈獨耀不肖承當心  
月孤圓自生違背何異家中捨父衣內忘珠致  
使菩提路上荆棘成林解脫空中迷雲蔽日山  
僧今日幸值衆僧自心化主還山諸上善人得

嗣青  
原信。

得光訪不可緘默。隨分葛藤。曲為今時。少開方便也。須是諸人著眼。各自諦觀。若更擬議。尋思白雲萬里。遂拈拄杖曰。於斯明得。靈山一會。儼在目前。其或未然。更待來晨分付。祖庵主見青原之後。縛茅衡嶽間。三十餘年。人無知者。偶遣興作偈曰。小鍋煮菜。上蒸飯菜。熟飯香人。正飢。一補飢瘡。了無事。明朝依樣畫。兒由是衲子披榛。扣之無盡。張公力挽其開法。不從。竟終于此山。

嗣泐  
潭乾。

勝因靜禪師。上堂。遊遍天下。當知寸步不曾移。

歷盡門庭。家家竈裡少烟。不得所以。肩筇峭履。乘興而行。掣釣沉絲。任性而住。不為故鄉田地好。因緣熟處。便為家。今日信手拈來。從前幾曾計較。不離舊時科段。一回舉著。一回新。明眼底瞥地。便回。未悟者。識取面目。且道如何。是本來面目。良久曰。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以拂子擊禪牀下座。○上堂。舉世尊在摩竭陀國。為眾說法。是時將欲白夏。乃謂阿難曰。諸大弟子。人天四眾。我常說法。不生敬仰。我今入因沙。曰室中坐夏。九旬。忽有人來問法之時。汝

世尊  
坐夏  
九旬

待為我說。一切法不<sub>是</sub>。一切法不滅言訖掩室而坐。師召眾曰。釋迦老子初成佛道之時。犬都事不獲已。纔方成個保社。便生退倦之心。勝因當時若見。將釘釘却室門。教它一生無出身之路。免得後代兒孫遞相倣倣。不見道若不傳法度眾生。是不名為報恩者。擊拂子下座。師號戲魚龍牙宗密禪師上堂。休把庭花類此身。庭花落後更逢春。此身一往知何處。三界茫茫愁殺人。東禪從密禪師上堂。開口不是禪。合口不是道。踏步擬進前。全身落荒草。

嗣泐  
潭乾

嗣泐  
潭乾

天童交禪師往南屏聽台教。因為檀越脩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為自懺耶。為它懺耶。若自懺。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游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圓通旻禪師徧往叅激。皆染指。親為山喆禪師最久。晚慕泐潭。往謁潭。見默器之。師陳歷叅所

嗣泐  
潭乾

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麼。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後開法灌谿。次居圓通上堂。諸佛出世。無法與人。祇是抽釘拔楔。除疑斷惑。學道之士。不可自謾。若有一疑如芥子許。是汝真善知識。喝一喝曰。是甚麼。切莫刺腦入膠盆。

嗣泐  
潭乾

道人活計  
二靈和庵主。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窓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祇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師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自視霄漢。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籍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

嗣開  
先璞

後交爽盟。至則師竟不接。正言陳公以計誘師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唯二扁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

轉識  
成智

慈氏瑞仙禪師。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為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它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它。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奔謁諸方。

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闊。曰。秦望峰與你自已。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東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唱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個索馳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雪竇持禪師。上堂。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閑。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嗣象  
田卿

嗣象  
田卿

石佛益禪師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一法透萬法周。且道透那一法。遂喝曰。切忌錯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便下座。

嗣堯  
率悅

疎山了常禪師上堂。等閑放下佛手。掩不住。特地收來。大地絕纖埃。向君道。莫疑猜。處處頭頭見善財。鉅下分明如得旨。無限勞生眼自開。

嗣堯  
率悅

堯率慧照禪師上堂。龍安山下。道路縱橫。堯率宮中樓閣重疊。雖非天上。不是人間。到者安心。全忘諸念。善行者不移雙足。善入者不動雙扉。自能笑傲烟蘿。誰管坐消歲月。既然如是。且道。

嗣堯  
率悅

向上還有事也。無良父曰。莫教推落巖前石。打破下方遮日雲。

商英  
按部  
過分  
寧

丞相張商英居士。元祐六年。為江西漕。首謁東林照覺總禪師。覺詰其所見處。與已符合。乃印可。覺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谿。乃慈古鏡也。亦可與語。公復因按部過分寧。諸禪迂之。公到先致敬。王谿慈次及諸山。最後問堯率悅禪師。悅為人短小。公曾見龔德莊。說其聰明可人。乃曰。聞公善文章。悅大笑曰。運使失却一隻眼了也。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

悅夢  
日輪  
昇天

商英

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強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王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白堯率。白五里。公是夜乃至堯率。悅先一夜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乃說與首座曰。日輪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過此。吾當深錐痛劄。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座曰。今之士大夫。受人取奉。慣恐其惡發。別生事也。悅曰。正使煩惱。祇退得我院也。別無事。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寺後擬瀑軒詩。其略曰。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謾遼天。意機其不肯東林也。公與悅

與悅  
語次

觸翻  
溺器

語至夜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巖獨脚頌。德山拓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祇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寮鐘沉拓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祇得三年活。莫是遭它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賊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

頌證

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祇為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同察。有十頌叙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時元祐八年八月也。公一日謂大慧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參

閱雪竇拈古

馬祖因緣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嘆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唱大雄峰。深入髑髏三日龍。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捶胸祇得哭蒼天。盤山會裡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窟來。必辨優劣。試為老夫言之。大慧曰。居士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公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



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枯曰。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為甚麼却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公拊几曰。不因公語。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尔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窓上。聲如雷震。眾視之。已薨矣。公有頌古行于世。

嗣法  
雪竇

西蜀鑿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謝事。居景德師閣。

禪家  
不根

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祇如昨日雨。今日晴。是恁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恍悟。即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而眾多引去。遂說偈罷。講曰。眾賣華。兮獨賣松。青青顏色。不如紅。算來終不與時合。歸去來兮。翠靄中。由是隱居。二十年。道俗追慕。復命演法。笑荅偈曰。遁跡隱高峰。高峰又不

嗣泐  
潭準

容不如歸錦里依舊賣青松衆列拜悔過兩川  
講者爭依之

牧牛  
頌

典牛游禪師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潭普說曰諸  
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  
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  
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  
穎悟出世雲蓋次遷雲巖嘗和忠道者牧牛頌  
曰兩角指天四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  
無盡見之甚擊節後退雲巖過廬山棲賢主翁  
意不欲納乃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也

嗣慧  
日雅

師聞之述一偈而去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  
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  
頭因庵于武寧扁曰典牛終身不出塗毒見之  
已九十三矣○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  
壞真說作麼生是真說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若  
信不及雲巖與汝道破萬人齊指處一鴈落寒  
空

九仙法清禪師上堂舉睦州示衆曰汝等諸人  
未得個入頭處須得個入頭處既得個入頭處  
不得忘却老僧明明向汝道尚自不會何況蓋

嗣慧  
目雅

五松  
散人

覆將來師曰睦州恁麼道意在甚麼處其或未然聽覺苑下個注脚張僧見王伴王伴叫張僧昨夜放牛處嶺上及前村溪西水不飲溪東草不吞教覺苑如何即得會麼不免與麼去遂以兩手按空下座

覺海法因庵主游方至東林謁慧日日舉靈雲悟道機語問之師擬對曰曰不是不是師忽有所契占偈曰巖上桃華開華從何處來靈雲終一見回首舞三臺日曰子所見雖已入微然更著鞭當明大法師承教居廬阜三十年不與世

嗣文  
殊能

嗣大  
為椿

接叅林尊之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

德山瓊禪師受請日上堂曰作家勞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為甚麼從東過西自代曰後五日看

中巖能禪師抵大瀉瀉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起坐具透禪牀一匝瀉曰不是這個道理師趨出○出住報恩上堂龍濟道

嗣大  
為瑤

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覺今日了師曰既無迷悟了個甚麼吐

雲頂印禪師一日普說罷師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閨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稍雪重言訖下座倚仗而逝

嗣昭  
覺白

信相顯禪師少為進士有聲嘗畫掬溪水為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參覺一日問師高高峰頂立深深

嗣道  
林一

海底行汝作麼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個又作麼生師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僧問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出這圈禳不得如何是這圈禳師曰井欄唇

大瀉大圓智禪師四明人也上堂舉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師白三世諸佛既不知有狸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喫酒官卧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沙場無限英靈漢堆山積嶽露屍骸

嗣上  
封秀

文定公胡安國居士又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  
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猫話問公公以  
偈荅曰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王  
堂兔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有  
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  
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嗣上  
封才

普賢素禪師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烟塵  
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裸裸不用鐵旗鐵鼓自  
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  
謂大丈夫乘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

嗣上  
封才

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  
是甚麼人喝一喝○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  
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  
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

鼓山洵禪師上堂朔風掃地卷黃葉門外千峰  
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  
拄杖云大家在這裡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云  
歸堂去

嗣上  
封才

鼓山珎禪師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  
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

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

嗣長  
靈卓

面  
諶鉄

育王無示諶禪師上堂我若說有你有礙我若說無你為無礙我若橫說你又跨不過我若豎說你又跳不出若欲叢林平帖大家無事不如推倒育王且道育王如何推得倒去召大眾曰著力著力復曰苦哉苦哉育王被人推倒了也還有路見不平拔劍相為底麼若無山僧不免自倒自起擊拂子下座師性剛毅泣衆有古法

嗣長  
靈卓

道場慧禪師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個在前那個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

嗣長  
靈卓

顯寧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谿邊脩竹碧烟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拈悟圓通吐

嗣長  
靈卓

烏回範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棟樑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

嗣黃  
龍震

嗣萬  
年一

嗣勝  
因靜

嗣勝  
因靜

嗣勝  
因靜

五年分踈不下師召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  
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為甚麼却五年  
分踈不下還委恁麼易分雪裏粉難辯墨中煤  
德山初禪師上堂顧視大眾曰見麼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在日月為晦為朔在四時為寒為暑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  
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弥山佛  
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泪羅彎

嘉興報恩法常首座開封人也於首楞嚴經深  
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棧翰  
後首衆報恩室中唯有一矮榻餘無長物有漁  
父詞

萬壽夢庵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盡春風日漸  
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  
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  
開華結果自馨香

慧日默庵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  
暉不暉寒雀啾啾鬧籬落朔風冽冽舞簾惟要  
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覲面為提撕卓拄杖下座  
光孝慈禪師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

嗣雲  
峯需

嗣天  
童交

嗣圓  
通旻

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  
得也應流血滿街衢

雲峰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  
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閭道俗尊仰  
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  
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左丞范冲居士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  
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  
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

嗣圓  
通旻

透關  
底事

曰乞師再垂指誨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  
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乃豁然有省

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禪師

曰某頃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  
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

年旻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  
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

公即揮扇旻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  
請末後句旻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旻曰

舌撩舌頭三千里



嗣圓  
通旻

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拈起  
曰這個是觀音經那箇是諫議經公曰此是某  
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個是經公笑曰却了不  
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為說法公曰人人有  
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  
公拊掌大笑曰噯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  
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  
火公急撥衣忽然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  
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嗣圓  
通旻

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  
所能解當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  
竟如何曉會通曰驀直去公沈吟通曰可更喫  
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  
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  
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個  
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鑄是鐵  
鑄公頓首謝之

嗣明  
招慧

宣秘禮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  
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撻鏃枝上眾猿驚

嗣雲  
巖游

徑山塗毒智策禪師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園問  
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  
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  
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  
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  
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雲塞路坐閱四十  
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  
指師曰甚處見鬼見神來師曰雲居聞版聲來  
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  
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斬然

聞版  
聲

色見  
聲求

超出佛祖它日起家一麟足矣頌上堂舉教中  
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  
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  
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  
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  
妨百華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  
吹滿袖香

嗣育  
王謀

萬年心聞賁禪師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  
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  
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

嗣育  
王謀

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  
天童朴禪師上堂觀音巖玲瓏瓏太白石丁  
丁東東西園菜蠟似不堪食東谷花發却無賴  
紅且道是祖意教意途中受用世諦流布若辯  
不出雪峰覆却飯桶若辯得出甘贄禮拜蒸籠  
叅

嗣育  
王謀

高麗國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鄉宗乘因海商  
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語歸師閱之啓悟即棄  
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呈無  
示示荅曰佛祖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  
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  
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  
久矣後復通嗣法書

嗣育  
王謀

龍華本禪師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  
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  
曰天寒日短兩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  
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  
麼半在河南半河北一片虛疑似墨黑冷地思  
量愁殺人叵耐雲門這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  
堂

嗣道  
場琳

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與甥薌林居士向公子  
誣謁之遂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  
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  
曰賊證見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  
奈何千聖回機祇為它徧界徧空無影跡無依  
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  
老禪和笑倒鬧市古弥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  
求回頭瞥尔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世無儔  
真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  
象森羅齊拊掌

嗣道  
場慧

懶庵樞禪師 孝宗皇帝召至內殿問禪道之  
要師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  
知見起滅之勢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  
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之病自  
忘問荅之意矧今補處現在佛般若光明中何  
事不成現耶 上為之首肯數四 焚焚音

嗣萬  
年賁

龍鳴賢禪師上堂舉趙州勘婆話頌曰水雪佳  
人貌最奇常將玉笛向人吹曲中無限花心動  
獨許東君第一枝

嗣萬  
年賁

大瀉唌庵鑑禪師上堂老胡關一條路甚生徑

直抵云歌即菩提性淨明心不從人得後人不  
得其門一向奔馳南北往復東西極歲窮年無  
個歇處諸人還歇得麼休休○上堂舉芻蕘國  
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師頌曰尊者何曾得  
蘊空芻蕘徒自斬春風桃花雨後已零落染得  
一谿流水紅